

高发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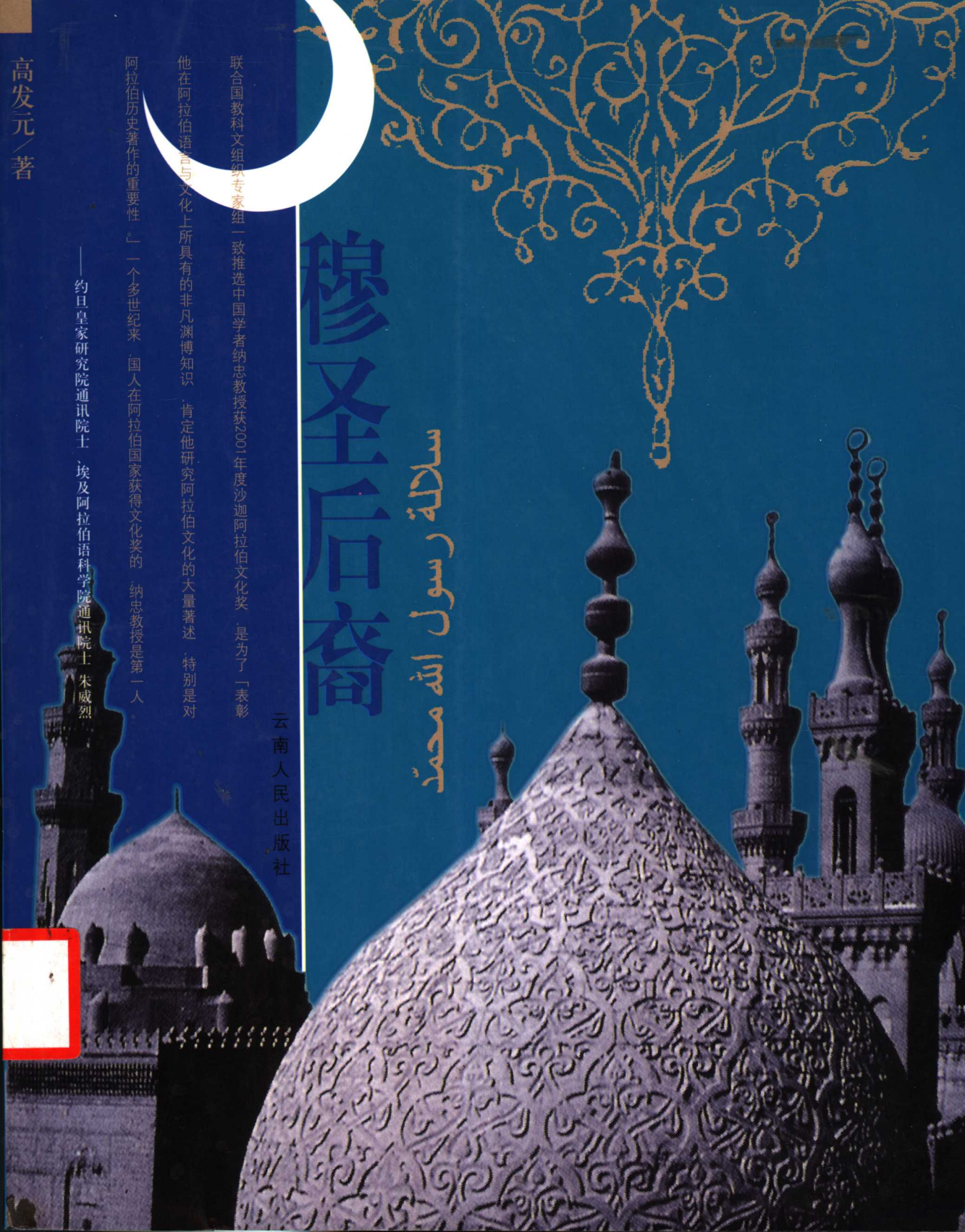
——约旦皇家研究院通讯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朱威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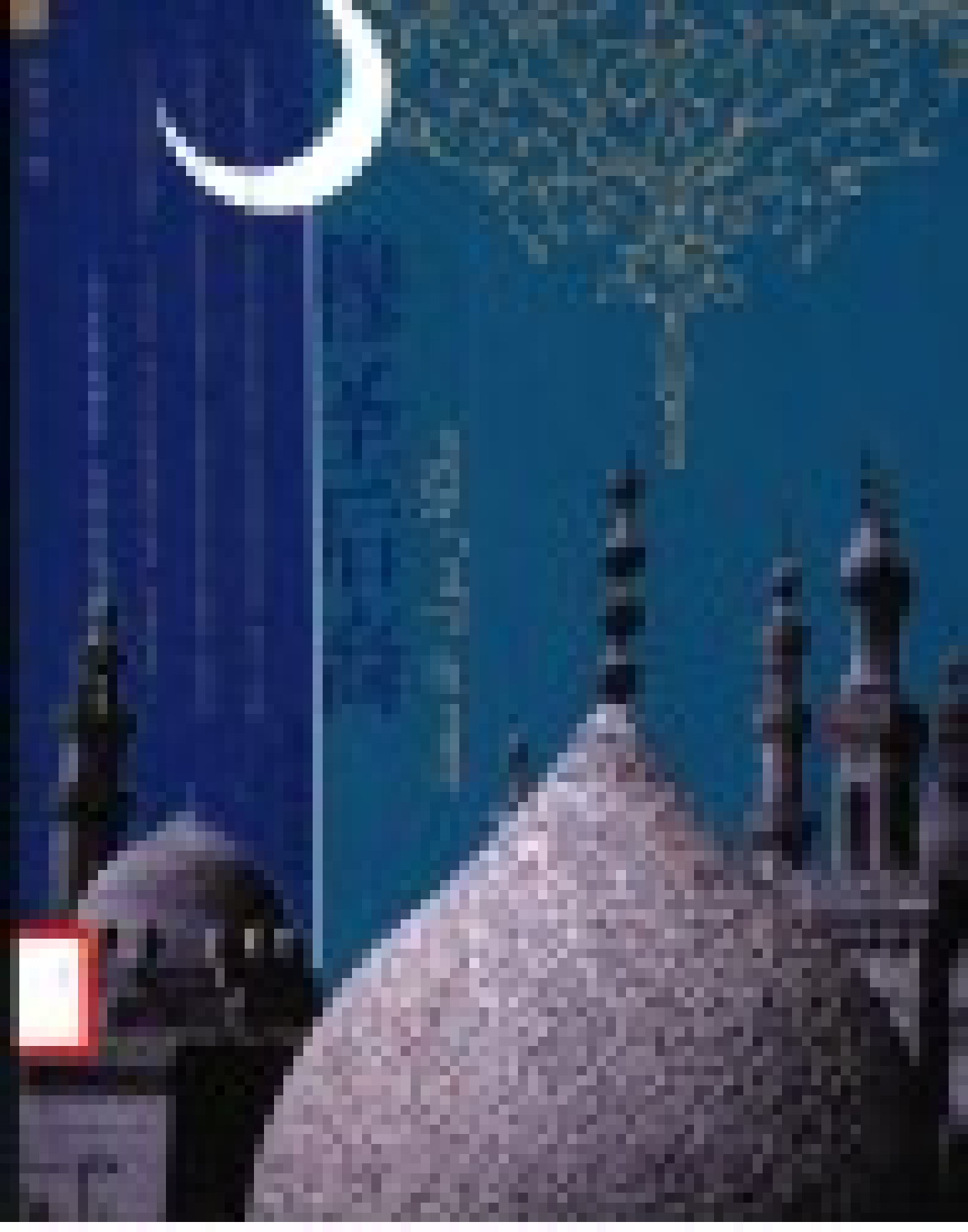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一致推选中国学者纳忠教授获2007年度沙迦阿拉伯文化奖，是为了「表彰他在阿拉伯语言与文化上所具有的非凡渊博知识，肯定他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大量著述，特别是对阿拉伯历史著作的重要性」。一个多世纪来，国人在阿拉伯国家获得文化奖的，纳忠教授是第一人。

云南人民出版社

# 穆圣后裔

سلالة رسول الله محم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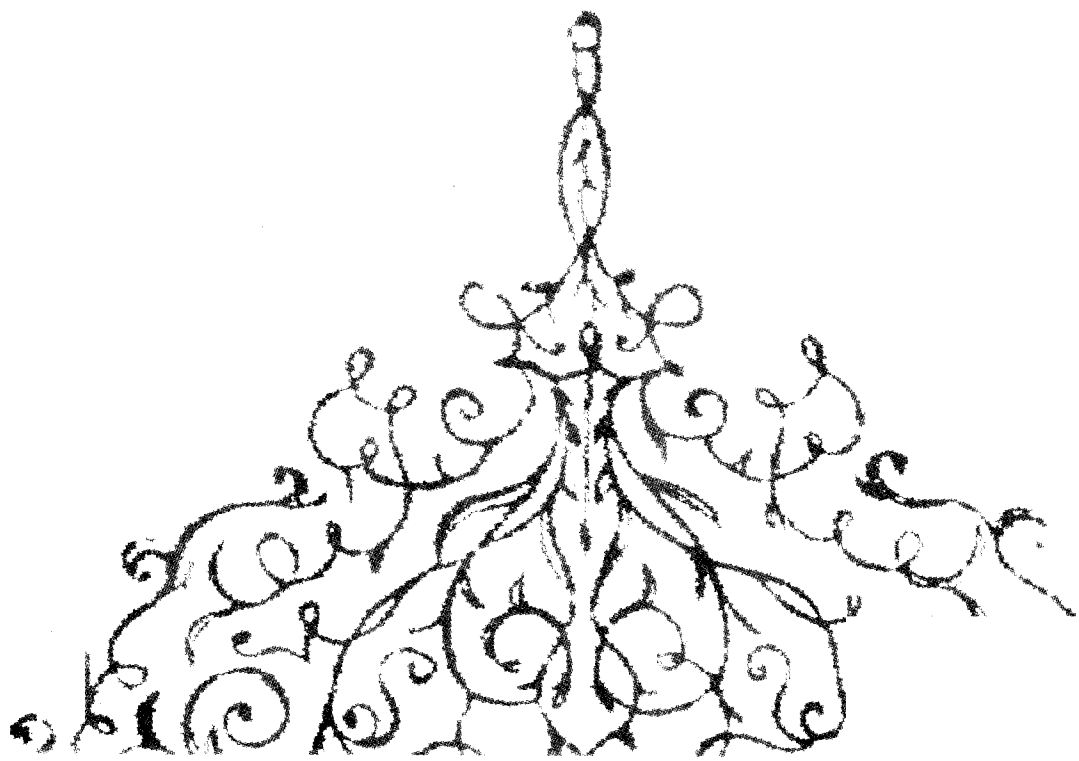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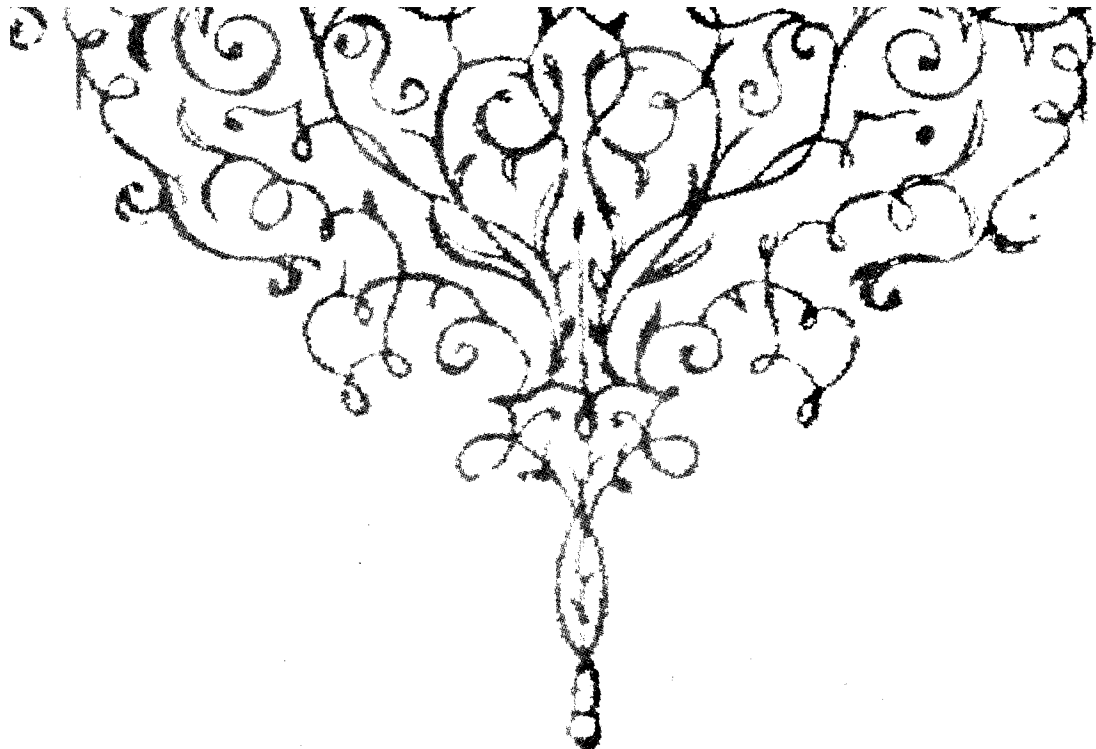


# 穆圣后裔

سلاطة رسول الله محمد

高发元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圣后裔 / 高发元著. — 2 版.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3

ISBN 7-222-03720-9

I. 穆... II. 高... III. 纳忠一家族—历史—研究  
IV. B9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131 号

组稿编辑: 项万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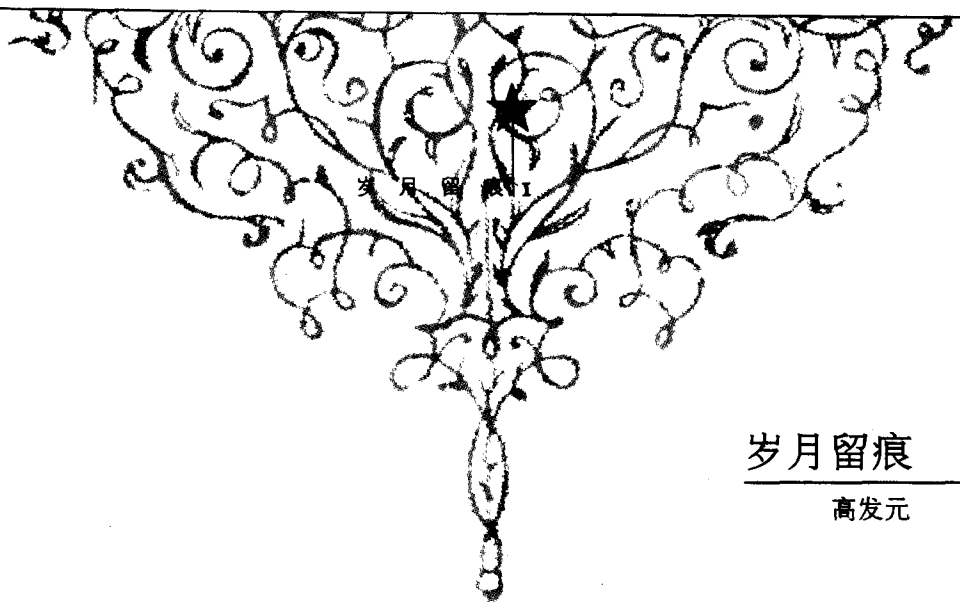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欧阳常贵 李锦雯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        |                                   |
|--------|-----------------------------------|
| 书 名    | 穆圣后裔                              |
| 作 者    | 高发元                               |
| 出 版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222.peoplespace.net               |
| E-mail | ynnm. peoplespace. net            |
| 开 本    | 787 × 960 1/16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190 千                             |
|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3000                            |
| 印 刷    |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有限公司                      |
| 书 号    | ISBN 7-222-03720-9                |
| 定 价    | 28.00 元                           |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岁月留痕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结束，新世纪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

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记下了她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她：“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他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几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

万字的《跨世纪·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进行的，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对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俊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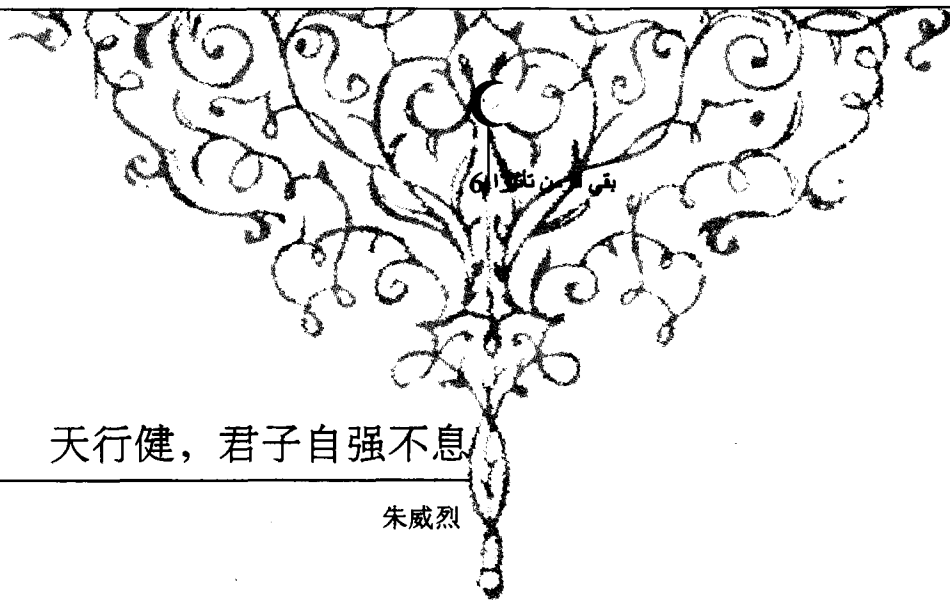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

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

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品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湮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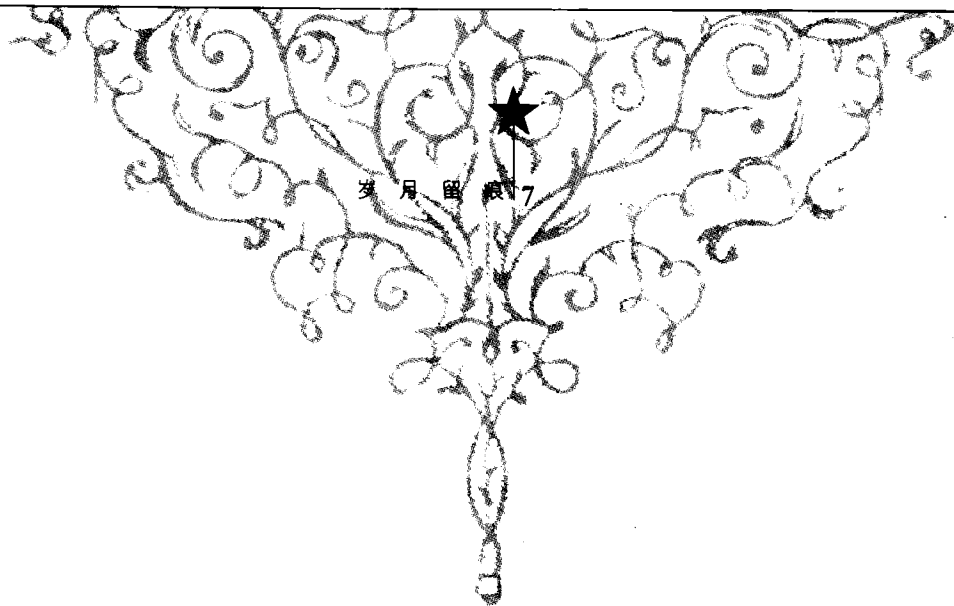


##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朱威烈

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所著《穆圣后裔》，是他领衔主持的《跨世纪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丛书》中的一种。这是一项于我国西部发展大有裨益的民族文化建设计划，其主旨是“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一个家庭为对象”，“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以求“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使我国各民族“有一个新的发展”。作者在遴选我国回族同胞的典型时，将目光聚集在纳忠教授的家庭上，真可谓是慧眼独具，这不仅因为纳忠教授是云南人氏，他生于1910年，历经清末、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家庭遭遇跌宕起伏，迭经变故，成员众多，行业迥异，各具特色，更是鉴于纳忠教授乃是我国当今穆斯林学者中的耆宿大贤，其教学、科研成就既为国内业内人士所广为称道，且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屡获殊荣。

纳忠教授在我国穆斯林学者和东方学专家中，其励志奋斗的精神和不同凡响的建树，都是堪称表率的话。他幼时曾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学，尔后入中阿并授学校即著名的云南民德中学就学。早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月华》第7卷第25—27期合刊上，就有马绍良所写《昆明回族概况》中明确



提到过当时这座改革旧式经文教育、以期进展的民德中学：“昆明的回民教育，完全以明德学校为中心。其组织分中学部及小学部，各设于清真寺内。教育宗旨，纯系造就健全的宗教人才及完善公民。教授学科有宗教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国文及英文等。教授（回文及其他科学的教授）多半是滇中负有盛名的。学生共有三百余人。”毫无疑问，当时的青年纳忠，即为其中翘楚。姚继德在1999年第1期《回族研究》上发表的《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一文中说：“发轫于本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回族青年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留学活动，是中国回族现代史上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现代中阿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这批1932年12月赴埃及爱大的5名中国师生中，“择优录取纳忠为公费生，马坚、张有成、林仲明为自费生”，明德中学学生主任沙儒诚先生则为中国回族俱进会和明中公聘的留学生团指导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无明显德中学的积极联系和优秀学生纳忠的出色表现，姚继德文中“辉煌的历史篇章”，恐未必就能如此顺利开笔。

继纳忠、马坚等首批赴埃留学生之后，国内的伊斯兰教学校和人士又陆续保送了马金鹏、张秉铎、刘麟瑞、纳训、王世清等一批又一批回族穆斯林青年前往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他们留学时间都很长。马坚先生1935年参加爱大考试，成绩合格，取得大学预科毕业文凭，该年9月转入阿拉伯语言学院

深造，1939年获该院毕业证书回国，前后8年。纳忠先生则是惟一于1936年获爱大大学最高委员会授予的学者证书的中国留学生，后来他又进历史学院，专攻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历时9年，于1940年才归故里。1939年，我国著名回族文化人士孙绳武先生在《回民言论》半月刊第1卷第3期中撰写的《三十年的中阿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赴近东的学生，在出国之前，学术上都已有相当的根底，所以到了埃及等地，一方面努力吸收新的阿拉伯文化，另一方面也尽量把我国的文化介绍给当地人。他们时常做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和著述，各报竞相登录和转载，因此流传很广。在埃及不但回教学者对中国文化极表重视，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可资回教教义哲学的参证；即一般民众亦莫不感觉浓厚的兴趣，因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心理的倾向，总是相近似的。”孙先生的描述，全面而且中肯，它准确地概括了由马坚、纳忠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阿拉伯学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是以扎实的语言为基础，既吸收新的阿拉伯文化，又向阿拉伯介绍中国的文化。孙绳武说：“我国的留埃学生，求学刻苦认真，成绩在爱资哈尔大学为最突出。他们于攻读之余，并将彼邦关于阿拉伯文化的新著述多种翻译成中文，除短篇多在《月华》等刊物披露外，已出版及已付印的整部译品有《回教真相》、《回教哲学》、《伊斯兰教》、《回教与文化》、《天方童话》等，均为近东名著。”就纳忠教授而言，他不仅当时就有发表在《禹贡》第7卷第10期上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等文章，而且正是靠着那9年的学术积累，陆续出版了《回教诸国文化史》、《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回教学术思想史》、《伊斯兰教》等多种译作，奠定了他在我国东方学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在向阿拉伯国家介绍我国文化和主流观点方面，李振中教授曾在他的《学者的追求·马坚传》中，对马坚先生留埃期间出版的《论语》、《中国伊斯兰教概观》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论析，而高发元教授的《穆圣后裔》，也有专章讲述纳忠先生在保卫巴勒斯坦国际会

议上的演说和他在与阿拉伯同学、友人交往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弘扬。可以说，那一代中国留埃学生虽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生活环境也远不如今日优厚，但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术精神，却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进入上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留埃学生的陆续回国，我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先驱人物，当首推纳忠、马坚先生两位。他们作为学有专长的海归人士，在各自经历了一段颠沛辗转的生活之后，纳忠先生首先于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开设起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史选修课，1947年转任云南大学教授；马坚先生则于1946年应聘出任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教授。自此，他俩一南一北，正式在我国高校招生设座，使阿拉伯史和阿拉伯语专业终于登堂入室，跻身于一流高等学府。

新中国诞生后的1956年，我国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起了正式外交关系，掀开了中阿交往的新篇章，国家迫切需要培养大量通晓阿拉伯语言的人才。纳忠教授急国家之急，服从大局之需，于1958年奉调至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执教。1962年，外交学院阿语系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纳忠教授任系主任。自此，他与马坚教授又得以就近切磋，共展骥足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的时间里，纳忠教授在彻底摆脱了一切莫须有的精神桎梏后，才真正如沐春风，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精神状态更加焕发。他秉承爱教爱国的坚定信念，教书育人，专业治学，勤于笔耕，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的前沿。他直接培养的门生弟子，在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各相关部门，崭露头角且做出卓越成就的，不知凡几；他主持编写的教材、译作、专著，广受欢迎，多次获奖；他应邀赴国外参与国际研讨的皇皇巨著《阿拉伯通史》于1999年问世。李振中教授在评价这套上下两卷、80余万字的专著时说：“该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结构精密，纲

目清晰，文字流畅，对东西方史学家失实之处多有弥补。它既是纳忠教授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顶峰之作。”

纳忠教授获奖甚多，这里仅举一二。1993年9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对外经贸大学召开了授予纳忠、刘麟瑞两位教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大会，出席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国家教委外语处处长，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负责人，师生代表，中央主要报刊、电视台、电台记者数百人，会议气氛既热烈又亲切，场面十分感人。时任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的陈中耀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说：“纳忠教授、刘麟瑞教授是我国阿语界的泰山北斗。半个世纪以来，他们默默奉献，辛勤耕耘，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师德人品，皆为楷模……今天，我们在座的阿语干部和阿语师生，大多是这两位老教授的弟子和再从弟子。他们两位获此殊荣，确属受之无愧。”2001年10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宣布：“教科文组织专家组一致推选中国学者纳忠教授与也门诗人麦卡里赫获本年度沙迦阿拉伯文化奖。”专家组的决议认为，授予纳忠教授此奖，是为了“表彰他在阿拉伯语言与文化上所具有的非凡渊博知识，肯定他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大量著述，特别是对阿拉伯历史著作的重要性。”一个多世纪来，国人在阿拉伯国家获得文化奖的，纳忠教授是第一人。上述两奖，明白无误地证明，纳忠教授乃是国内外公认的我国当今专治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珍惜的人才瑰宝之一。

我与纳忠教授的接触、交往也已20多年了。1980年秋，我从开罗大学进修后归国，负责主编《阿拉伯世界》期刊。当时，刊物正由油印转为铅印，在组稿过程中，纳忠教授不仅口头嘉许，而且亲赐稿件。是年铅印第一期的《阿拉伯世界》上，卷首文章就是纳忠教授撰写的《阿拉伯语的起源、发展和

传播》。自此之后，我一直保持着与纳忠教授的来往，有幸亲炙，深受其教诲和提携。

我虽出身北大，忝列马坚、刘麟瑞等老师的关门弟子，因为我毕业的第二年，“文革”风暴遽起，他们已难以从容执教。1978年，马坚教授病故，刘麟瑞教授又在80年代初赋闲。当年留学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阿语教师中，惟有纳忠教授还在职，他虽年事渐高，却老当益壮，依然尽心尽力地在为我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学术研究勤劳稼穡，培育新苗，扶植嘉禾。他对传道、授业、解惑之职，始终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也从来是表里如一、笃直勤谨。因此，我和几乎所有学习阿语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后进，都对纳忠教授执弟子礼。而他对我们这些后辈学人，也从不持门户之见，不分年龄、民族、信仰，总是倾心帮助、劝勉和扶持，以使之成为祖国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中的有用之才。

《阿拉伯世界》发行至今，20多年了。纳忠教授对它，可谓关怀备至。80年代初创阶段，他不仅逢人必予介绍，而且主动向各地发信，鼓励亲朋门生熟人订阅；办刊逢5周年、10周年、20周年庆时，他都曾撰文致贺，鼓励我们坚持办下去，不断提高水平和质量。1991年，他的学生、也是我国第一位阿语专业的博士生赵军利，论文甫定，他就来函希望发表摘要，这既是让全国读者鉴定我国首篇博士论文的质量，也是为了让刊物跟上时代步伐，反映我国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最新成果。纳忠教授自己为文，颇富特色。他汉语积累浓厚，学识渊博，故不但文笔酣畅淋漓，而且字斟句酌，分寸感极强。每次拜读他的文稿或信函，不啻一次学习，因为他在付邮之前，必定一审再审，文函中常有一二处修正改动，足见他对待文字的谨严缜密。我曾在80年代末约纳忠教授写回忆录，他寄来了《埃及九年》，分上下两期刊出，后因健康原因而未继续。近闻北外已组织专人着手访谈、笔录，以编成书出版，心

中大是欣慰，但愿在高发元教授的《穆圣后裔》再版之后，能尽早付梓问世。

屈指算来，纳忠教授已经94岁高龄了。他凭藉一生的道德文章而声望远播，遐迩闻名，可谓是我国第一代留埃学者中硕果仅存的国宝级人士了，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研究思考，在追求攀登新的境界和高峰。天道酬勤，我谨在新春佳节之际恭祝纳忠教授健康快乐，寿登期颐；我也衷心期盼在《穆圣后裔》再版本问世之后，有更多的国内学子和穆斯林青年，能以我们仰之弥高的纳忠教授为榜样，潜心于学，求贤问业，磨勘砥砺，成为我国阿拉伯学建设事业中的新锐、栋梁，为我国各民族新世纪的文化复兴和繁荣，贡献更多更大的光和热。

2004年元月于上海

# 目录

## Contents

محتويات

岁月留痕 · 1

A lasting legacy

اكتراث من التاتاري

远祖来自布哈拉 · 1

The Ancestors from Bukhara

تسوكارا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远祖来自布哈拉 · 3

The ancestors from Bukhara

تسوكارا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من تاتاري

纳永阶之墓 · 4

The tomb of Na Yongjie

مقبره نا يونجيه